



9月10日 中午，一位北川人站在高高的景家山上，用望远镜眺望着山坳里的北川县城。

北川县城如今还在，但更多的只代表着一个符号：5.12 强震与毁灭。5月20日这里开始封城，所有受灾人员和救援人员全部撤离，同时派驻警力把守各个出入口。

近四个月后，快报记者重返北川，并争取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许可，走进了这座空城、死城。

3000米铁丝网锁住整个县城

还没到县城人口处，远远就看到了一块显眼的警示牌：防疫重地，严禁进入。一扇铁的栅栏门从里面反锁着，门内路的两边分别停放着一辆防疫车，穿着防疫服装的工作人员手持喷枪，守候在门口。几位身着制服的特警把守在门里。因为城内太危险，同时要保证地震遗址不受破坏，除非工作需要，有县委、县政府的批条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

县城旁的盘山路，两侧已经拉起了高高的防护网，顺着道路向上走，一路绵延，长达3000多米。将北川县城与山体相连的部分牢牢地罩在里面。防护网的顶部，是环形的锋利的蛇腹形刀刺网，在火辣的阳光直射下，钢质的刀刺反射出的光芒让人眩目。从景家山的一处山口眺望过去，这长长的防护网显得无比忠诚，将伤痕累累的北川县城牢牢地守护在怀中。特警告诉记者，防护网用的是防盜螺丝，一旦钻进立柱后就无法退出，破坏分子根本无从下手。

寂静空城唯有风声

通报了许可后，记者向城内走去，突然感到活的世界仿佛瞬间消失了，整座北川县城如今寂静得连风的声音都能听到。以往繁忙的人城通道，没走几步就被山上滚落下来的巨石阻断，或拱起或破碎的路面必须小心翼翼才不会被绊倒。一个红绿灯歪斜倒地地斜在一片巨石之间，显然，被巨石吞没前，那里一定是个热闹的商业街。

全城已经找不到一座完好的建筑，满眼都是垮塌的废墟，一些倾斜开裂的居民楼，阳台上的花盆、拖把、晾晒的衣服还在，沾满了尘土。这个时候已经不太敢大声说话，却又很想多听到一点声音，拿出手机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信号已经全部消失了。

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，记者曾跟随江苏的消防官兵驻扎在满目苍夷的北川，触摸到一个个令人离奇的悲剧。而那时的北川人尽管一如眼前的惨烈，却处处能看到废墟上火热而喧嚣的救援场景，军车、救护车、



北川县城已被铁丝网封锁

## 北川孤儿文杨



文杨正从失去父母的悲痛中走出来，面对新的人生

在北川中学高三（3）班同学们的眼里，新转来的文杨有点孤单，上课的时候总低着头，下课也独自一人走。不过大家都很理解，他的父母都在这次地震中遇难了，文杨成了孤儿。

9月9日的晚自修，记者把文杨约出了教室。他看起来有些大过单薄，神情里带着落寞。正在想应该怎样打开话题才不会伤及他的感受，文杨却主动开口了：“没关系，其实，父母去世的事实我早就接受了，这是没办法回避的。”说话的时候，文杨的眼睛总爱望着渐渐转黑的大天，这个努力让自己坚强的男孩，每次都无法入睡，梦里都不平静。

**寻找父母：拨了700多次电话都没通**

地震前，文杨在射洪太和中学读书。5月12日那天，这里的震撼没有比川强烈。因为挂念着北川的父母，他立刻拨打他们的电话，结果一直无法打通。老师和同学们都安慰他，应该没事的，他们肯定还在医院里，于是文杨暂时把心安了。并组织班里的同学在操场搭棚子，并主动帮助一位女生残疾的母亲……

天色渐晚，文杨再次拨打父母的电话，还是无法接通！一种不祥的预感侵袭而来，他就那样一直不停地拨，整整拨打了一个通宵，拨了700多个电话，没有一个是通的！

此后的几天里，文杨开始了寻找父母的浩大工程：地震发生地

北川的老县城几乎有一半被滑坡的山体掩盖，很多地方都竖起了“危险，不得入内”的牌子。每看到一片废墟，记者总情不自禁地想，山崩地裂那一刻，有多少生命顷刻间结束？

**堰塞湖洪水曾穿城而过**

北川县城封锁后，又在堰塞湖泄洪时遭受了一次冲刷，在城区一处破烂不堪的街道上，路面已经完全看不见了，密匝匝的木材在上面铺了厚厚的几层，这是被洪水从山上冲下来的木材。从北大大酒店到一家家具店，没有完全垮塌的楼房整个泡在了水里。这些都是堰塞湖的水，不知道要多久才会完全干。一些当时没有完全

### 文杨,北川中学高三(3)班学生。父亲是当地粮食局局长,母亲是一名会计,在地震中双双遇难。

文杨,北川中学高三(3)班学生。父亲是当地粮食局局长,母亲是一名会计,在地震中双双遇难。

北川中学的新校址在绵阳长虹电器培训中心内,崭新的板房校舍整齐。9月11日下午记者来到这里时,正赶上食堂开晚饭,学生们有的端着饭盆去打饭,有的拎着热水瓶去打水,有的拿着毛巾香皂去浴室洗澡……

今年因为乡镇中学普遍受灾,北川中学初一、高一的新生大量增加,仅仅高一就有16个班,新增了1000多人!

**失去了右手,他用3个月学会左手写字**

看到高三(5)班的袁孝伟时,他正在用左手端着饭盒喝汤,右边的袖管空空荡荡。学校给在5.12地震中致残的学生专门设了一个就餐处,他和一群同学围坐在一个大圆桌前,高三(3)班的潘玉龙坐在轮椅上,右腿已经安上了假肢;同样在(3)班的杨道桂椅子旁放着拐杖,他的大腿骨折,还在恢复期间。

袁孝伟上学期在高二(6)班,地震中58个同学共逃出来39人,包括和他一样的重伤者。直到5月14日袁孝伟才被营救救出来,相继在绵阳、重庆进行了两次大手术。右臂高位截肢后,他利用在病床上的短短3个月时间,学会了用左手写字。8月20日他就匆匆地返回了校园。

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眼中,袁孝伟还是像过去一样热爱生活,但对记者他却吐露了自己心声,“其实内心的伤痛只有自己才知道,多少次,我实在撑不住了就会一个人悄悄跑回寝室大哭一场,发泄完了再去上课。我要是在老师和同学面前流泪,不但会影响到他们的情绪,还会让他们以为没照顾好自己。”

**中秋节,我想一个人待着**

在地震发生后的第99天,北川县城开放了三天,文杨和很多人一样,带着蜡烛、纸钱,回来祭奠他的父母。

短短几个月,灾难使得这个原本不太懂事的孩子变得成熟了,“我以前不太听话,让父母操了很多心,成绩也不好,但现在我想听话也没机会了。”文杨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,但他仰起头,没让眼泪流下来。

“我基本不在别人面前哭,我想坚强一点。”文杨说,“其实我心里非常明白,自己现在要做的,就是好好活下去,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,这样才能让爸爸妈妈高兴!”

每年的中秋,只要不是在学校,文杨都是和父母一起过的。但今年,他将一个人面对这个节日。“我不知道该怎么过,一个老朋友打电话给我,让我到她家去吃晚饭,但我不想去。我想一个人待着,这样是不是好一点?”文杨抬头看着漆黑的天空,又看着记者,眼里仍然有泪水。

**快报特派记者 郑春平 朱俊敏**

装这份产权证的文件夹,“工作还得继续嘛。”两个小伙子微微笑笑,继续赶路。

在好几片废墟上,记者都看到了怒放的鲜花,还有不知道名字的小草,从废墟里挣扎着向上生长,享受阳光。它们给北川县城带来了一些生气。北川死了吗?看到它们,就知道希望还在。

将来,这里将计划建5.12地震博物馆,为了保护城里的地震遗迹,特警们几乎每隔一个月开着越野吉普车一路巡逻着到城内去巡逻。

**温总理的花圈告慰死难者**

在北川县公安局的东侧,是

### 探访新北川中学

北川中学的新校址在绵阳长虹电器培训中心内,崭新的板房校舍整齐。9月11日下午记者来到这里时,正赶上食堂开晚饭,学生们有的端着饭盆去打饭,有的拎着热水瓶去打水,有的拿着毛巾香皂去浴室洗澡……

今年因为乡镇中学普遍受灾,北川中学初一、高一的新生大量增加,仅仅高一就有16个班,新增了1000多人!

**失去了右手,他用3个月学会左手写字**

看到高三(5)班的袁孝伟时,他正在用左手端着饭盒喝汤,右边的袖管空空荡荡。学校给在5.12地震中致残的学生专门设了一个就餐处,他和一群同学围坐在一个大圆桌前,高三(3)班的潘玉龙坐在轮椅上,右腿已经安上了假肢;同样在(3)班的杨道桂椅子旁放着拐杖,他的大腿骨折,还在恢复期间。

袁孝伟上学期在高二(6)班,地震中58个同学共逃出来39人,包括和他一样的重伤者。直到5月14日袁孝伟才被营救救出来,相继在绵阳、重庆进行了两次大手术。右臂高位截肢后,他利用在病床上的短短3个月时间,学会了用左手写字。8月20日他就匆匆地返回了校园。

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眼中,袁孝伟还是像过去一样热爱生活,但对记者他却吐露了自己心声,“其实内心的伤痛只有自己才知道,多少次,我实在撑不住了就会一个人悄悄跑回寝室大哭一场,发泄完了再去上课。我要是在老师和同学面前流泪,不但会影响到他们的情绪,还会让他们以为没照顾好自己。”

中秋节快到了,袁孝伟最想找的人就是当时在医院里照顾自己的几位志愿者,有些当时太过虚弱,神志也有些模糊,他只记得其中一位叫刘金红(音),“在我做完截肢手术、最痛苦的那段日子里,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她对我说:‘不害怕,我就是你的亲姐姐!’”

采访结束当晚,记者收到了他的短信,“我并不知道你身处长灾区,因为历史选择了你,把我的朋友让我认识,我的视野变广,我的心变‘大’了。”

**班主任袁华:换一种方式爱学生**

走进高三班主任袁华老师在板房里的办公室,他正和一个低着头的女生说话,男生一脸“认识到错误”的样子,袁华的眼里却没有老师常有的那种严厉,他的脸上始终带着浅浅的微笑。

原因是这位男生上课的时候玩手机,本来袁华可以把他的手机暂时收缴,再让他写检讨,但他没这样做。因为他知道,现在这部手机对这个学生和他的家人来说是多么重要。这个学生是从北川的一个山区来的。开学后,他的父母拿出为数不多的积蓄,为他买了一部手机用来联络,“我想如果你的父母知道你在上课的时候也玩手机,他们会不会伤心?”仅仅这样的一句话,就让这个男生红了脸,低下头去。

“现在做学生的工作,我非常地小心,”袁华每做一个事情,都会考虑很久,“我这样做,会让一些学生不开心吗?”袁华说。

**快报特派记者 郑春平 朱俊敏** 发自北川



## 汶川正在愈合的伤口

希望还在,就值得坚守

### 9月11日

站在“汶川0.5km”的路牌下,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。再向前500米就是汶川县城——5.12大地震最具标志性的地方,也是地震发生后最难进入、最后进入的地方!

那段灰暗的日子里,进入汶川的道路一度都被山体或巨石切断,记者曾多次跟随救灾直升机飞临它的上空,或是短暂降落在它的某一个点。四个月后,就要真切切地走进“震中”了,心中翻腾着无尽的感慨,却又似乎一句都说不出。



**绝美风景线上的伤痛**

9月2日,都汶公路这条通往震中的生命线刚刚被打通。从都江堰出发,经映秀到汶川,全程约95公里。

一路上,天空蓝得醉人。车子一直在盘山道上行駛,无论行至哪里,波涛滚滚的岷江始终萦绕在车窗一侧,另一侧是插入云端的高山,向远看层层叠叠,近处令惊心动魄。山风夹杂着岷江的水汽扑进车窗,从心底里透着清凉。“太美了!”记者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。四个月前,或许是飞行在上空感受不同,或者根本就没有心情欣赏,居然没有发现这样绝美的大自然杰作!

感叹之中,隐隐的心痛也伴随始终。从一座又一座高山掠过,每一座都毫无例外地被强震打上了深深的烙印:土黄色的山体暴露在外,东一块、西一块地夹杂在一片翠绿之间,好比一块块疮疤;山体撕裂处,悬崖峭壁仍然保持着可怕的角度……与奔涌的岷江形成鲜明的对比,一汪汪堰塞湖近乎静泊,仿佛山川总也拭不尽的泪水。

据报道,像这样被崩塌的山体完全覆盖的路段达10多公里,有的尽管不完全覆盖,但也严重受损。汶川强震使得90多公里的都汶公路的总体损毁率达80%,共有1亿立方米土石塌方,泥石流、堰塞湖等次生灾害隐患点分布两侧,上百处路基边坡点形成的危险点潜伏其中……

**一路伴随的碎石威胁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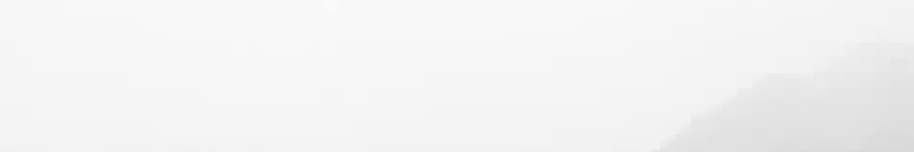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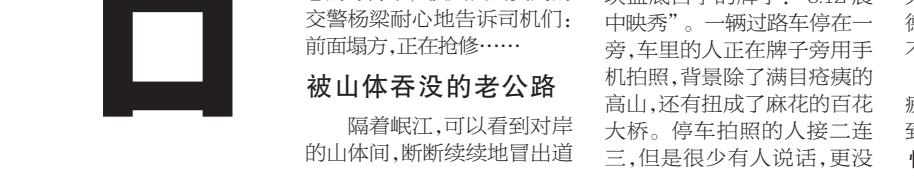
因为都汶公路全程依山傍江,山体坍塌严重,交通事故者们曾预计打通这条路至少需要3年时间,而现在用的时间只有3个月!

虽然贯通了,但险情依然存在。路边不时看到“飞石路标,注意安全”的提示牌。两车道的路面紧贴着山体,有时候甚至不敢抬头向上看——整个陡坡全部都是由大大小小的碎石组成的,总体呈倾倒之势,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滚落下来。在一些险情特别严重的路段,四川路桥的工人们手持一红一绿两面小旗帜站在山体对面的路边上,聚精会神地盯着山上巨石的运动,不时地为过往车辆做着“通行”或“禁止”的手势。

行驶途中,偶尔会看到崭新的路面有一些已被滚落的巨石砸烂。记者的车有一次刚刚过一个大弯道,就听到了后方“哗啦啦”一阵巨响,回头一看尘土飞扬,路面撒着一些碎石。中途还遇到了一次堵车,焦急的等待中,汶川县公安局的交警杨秉刚心地告诉司机们:前面塌方,正在抢修……

**被山体吞没的老公路**

隔着岷江,可以看到对岸的山体间,断断续续地冒出道



路过的行人在地震遗迹前留影



震中映秀竖起了标志牌

有人脸上出现笑容。

再往前走,不远处立着一块巨大的“飞来石”,上面写着暗红色的“5.12映秀”,旁边差不多大小的一块红底白字的标语牌则写着两行大字:“挖废墟,创旧梁,自己动手建新房”,落款是中共汶川县委、汶川县人民政府。

一路上,一片接一片的废墟上,红旗飘扬、挖掘机轰鸣,进出车辆仍需消毒。穿着迷彩服、戴着口罩的防疫人员站在路边向过往车辆喷洒消毒水……

**汶川,我们回来了!**

记不清穿越了多少个山间隧道、多少座桥梁,每一次穿越,汶川就更近一步。经过4个小时的行程,终于到达了目的地——汶川县城!

此刻是晚上8点多,天刚黑不久。穿过一座桥,正式进入县城,莲花形状的路灯散发着迷人的光晕,将整个街道点缀得美好而飘渺。和沿途看到的废墟相比,县城受损的情况要好不少,除了被刷上“危房”的房子,一些店铺还没有关门,有的是餐馆,有的卖着杂货。

地震后,县城只有有限的几家旅店恢复了营业。现在住的基本都是广东来的援建人员。7月19日最早恢复营业的德州宾馆二三楼原来是火锅店,地震后物价尤其是主副食品价格上涨厉害,火锅店开不下去了,干脆只做宾馆了。记者幸运地订到了仅剩的两间房,忙前忙后热情接待我们的是汶川雁门镇的女孩苏倩,原来她在县城一家专卖牛肉等旅游纪念品的商场打工,地震后汶川旅游业一度遭到毁灭性打击,苏倩也跳槽到了德州宾馆,收入还跟以前差不多,每月800来块钱。

长途奔波,此刻才感到疲劳,苏倩的笑容让我们感到温馨。

**震中:映秀**

刚过百花大桥的遗迹,司机突然刹车,指着路边说:“看!”前方的岷江边,竖着一块蓝底白字的牌子:“5.12震中映秀”。一辆过路车停在一旁,车里的人正在牌子旁用手机拍照,背景除了满目疮痍的高山,还有组成了麻花的百花大桥。停车拍照的人接二连三,但是很少有人说话,更没有

长途奔波,此刻才感到疲劳,苏倩的笑容让我们感到温馨。

**震中:映秀**

刚过百花大桥的遗迹,司机突然刹车,指着路边说:“看!”前方的岷江边,竖着一块蓝底白字的牌子:“5.12震中映秀”。一辆过路车停在一旁,车里的人正在牌子旁用手机拍照,背景除了满目疮痍的高山,还有组成了麻花的百花大桥。停车拍照的人接二连三,但是很少有人说话,更没有

而杨金水却在为书店发愁。他的教育书店也开在学校附近,现在学生都异地就读了,几乎没有人来光顾了,书开始蒙上了灰尘,“亏得很厉害,我打算改行了,放着这个店面,总得卖点别的吧。”到底要开什么样的店,杨金水最近开始了新的计划。

### 9月11日

站在“汶川0.5km”的路牌下,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。再向前500米就是汶川县城——5.12大地震最具标志性的地方,也是地震发生后最难进入、最后进入的地方!

那段灰暗的日子里,进入汶川的道路一度都被山体或巨石切断,记者曾多次跟随救灾直升机飞临它的上空,或是短暂降落在它的某一个点。四个月后,就要真切切地走进“震中”了,心中翻腾着无尽的感慨,却又似乎一句都说不出。



**绝美风景线上的伤痛**

9月2日,都汶公路这条通往震中的生命线刚刚被打通。从都江堰出发,经映秀到汶川,全程约95公里。

一路上,天空蓝得醉人。车子一直在盘山道上行駛,无论行至哪里,波涛滚滚的岷江始终萦绕在车窗一侧,另一侧是插入云端的高山,向远看层层叠叠,近处令惊心动魄。山风夹杂着岷江的水汽扑进车窗,从心底里透着清凉。“太美了!”记者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。四个月前,或许是飞行在上空感受不同,或者根本就没有心情欣赏,居然没有发现这样绝美的大自然杰作!

感叹之中,隐隐的心痛也伴随始终。从一座又一座高山掠过,每一座都毫无例外地被强震打上了深深的烙印:土黄色的山体暴露在外,东一块、西一块地夹杂在一片翠绿之间,好比一块块疮疤;山体撕裂处,悬崖峭壁仍然保持着可怕的角度……与奔涌的岷江形成鲜明的对比,一汪汪堰塞湖近乎静泊,仿佛山川总也拭不尽的泪水。

据报道,像这样被崩塌的山体完全覆盖的路段达10多公里,有的尽管不完全覆盖,但也严重受损。汶川强震使得90多公里的都汶公路的总体损毁率达80%,共有1亿立方米土石塌方,泥石流、堰塞湖等次生灾害隐患点分布两侧,上百处路基边坡点形成的危险点潜伏其中……

虽然贯通了,但险情依然存在。路边不时看到“飞石路标,注意安全”的提示牌。两车道的路面紧贴着山体,有时候甚至不敢抬头向上看——整个陡坡全部都是由大大小小的碎石组成的,总体呈倾倒之势,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滚落下来。在一些险情特别严重的路段,四川路桥的工人们手持一红一绿两面小旗帜站在山体对面的路边上,聚精会神地盯着山上巨石的运动,不时地为过往车辆做着“通行”或“禁止”的手势。

行驶途中,偶尔会看到崭新的路面有一些已被滚落的巨石砸烂。记者的车有一次刚刚过一个大弯道,就听到了后方“哗啦啦”一阵巨响,回头一看尘土飞扬,路面撒着一些碎石。中途还遇到了一次堵车,焦急的等待中,汶川县公安局的交警杨秉刚心地告诉司机们:前面塌方,正在抢修……

**被山体吞没的老公路**

隔着岷江,可以看到对岸的山体间,断断续续地冒出道

而杨金水却在为书店发愁。他的教育书店也开在学校附近,现在学生都异地就读了,几乎没有人来光顾了,书开始蒙上了灰尘,“亏得很厉害,我打算改行了,放着这个店面,总得卖点别的吧。”到底要开什么样的店,杨金水最近开始了新的计划。

**仍在坚守的服装店**

晚上9点,田富英还在自己的店里,和丈夫用计算器计算一天的营业收入,准备关门。她开了一家服装店,10多平方米的样子,每件服装都是65元,所以她的服装店的名字就叫“65元店”。这家服装店开在汶川县城的边上,是一个非常好的市口。但现在,田富英明显感觉到了冷清。田富英记得,地震之后,她是在6月20日的那一天重新开张的,“这里的同学都走光了,我的生意不好。”在地震之前,她几乎一个星期就要进两次货,而且基本没什么库存,但现在,重新开张已经两个多月了,才进了两次货,“我今天营业额才500多块,以前3000块一天算少的了。”虽然生意清淡了,但她还要坚持下去。

而杨金水却在为书店发愁。他的教育书店也开在学校附近,现在学生都异地就读了,几乎没有人来光顾了,书开始蒙上了灰尘,“亏得很厉害,我打算改行了,放着这个店面,总得卖点别的吧。”到底要开什么样的店,杨金水最近开始了新的计划。

**新的希望**

在5.12地震中,汶川县人民医院受损严重,以前的房子已经不能使用了。7月18日,10多间活动板房医院搭建完成,医护条件立即提高了不少;门诊部、妇产科、内科、外科……汶川医院的所有设施都搬了过来。

在妇产科病房,记者见到了朱维芳。一个星期前,她生了一个儿子。可能是因地震遭到惊吓,孩子提早一个月出生了。但在医生的救治下,孩子现在非常健康。“我过两天就能出院了。”朱维芳看着躺在怀里熟睡的孩子,一脸幸福。

**快报特派记者 郑春平 朱俊敏**